

建功强军事业 我和我的连队

“丁零零……”警铃响起，我带着战友们一路飞奔，冲上坡度近45度的山路。

4个急弯，再加一段300米的长坡，我们一口气冲到战位。处置完特情，我走向坡顶，望着这条熟悉的山路。此刻，3年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从眼前掠过。

3年前，我来到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雷达站任指导员。对于从空军航空兵部队考学提干的我来说，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。

3年过去，我从一名雷达部队新兵成长为老兵。“空情就是命令，开机就是打仗。”这句战斗口号已深深印在我脑海里。

任指导员之初，老部队战友问我：“你们雷达站怎么样？去了有什么感受？”那时，我还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一年后，我告诉战友：“感觉很孤独。”

雷达站驻扎在一座高山上，一边是万家灯火，一边是辽阔大海。高山之巅，我们背对家乡，守望大海。

山巅云雾缭绕，雨后美若仙境。不过，来到这里，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“高处不胜寒”——为防止对雷达造成干扰，我们远离信号塔，很少和远方亲朋好友通联。尤其到了深夜，空中点点寒星，更添几分寂寥。

两年后，我感觉“枯燥”胜过了“孤独”。

指挥室内，指挥员下达命令，指令员协调空情；雷达方舱内，操纵员搜寻空情，雷达技师紧盯装备；油机方舱旁，油机员保障燃料；营院里，电工检修电路……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连队工作生活似乎没有太大变化。慢慢地，大多数官兵都会感到无聊或者提不起劲头。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我知道，他们只是习惯了把枯燥埋在心底。

我们是一群山巅守望者

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雷达站指导员 汪勇

如今，3年过去，适应了“孤独”与“枯燥”后，我有了新的答案——“平凡”。

每一年，总会有新战友怀着憧憬来到雷达站。他们或许没有想到，在这高山之巅，还有我们这样一群守望者——

没有航空兵搏击长空英姿，没有空降兵凌空一跳的潇洒，也没有地空导弹兵利剑穿空的壮美，有的只是封闭的方舱、眼花缭乱的回波和一圈圈转动的基线。

我带着新战友们去山巅望海，讲述我在这里体会到的一句话：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一日是风景，一年是坚守，三年五年是奉献。”

这番话，不仅是说给新兵听的，更是说给我自己听的。虽然我们的战场少有炮火硝烟、枪林弹雨，但高山海岛就是我们的阵地，方寸荧屏就是我们的战场。

那天，我告诉老部队战友：“我在这里很好，平凡之中充满激情。”

耳边，测报声响起，与电站的轰鸣声交织混合，演奏着属于我们高山雷达兵的交响乐。偶尔传出一阵尖利的警铃声，奏响了乐曲走向高潮的序章。

操纵员、指令员、指挥员……我和战友们立刻进入战备值班状态，奔向那条熟悉的山路。

我们的样子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室

面朝大海 向阳成长

汪勇

我们的奋斗

将自己练得像这座山一样，才能屹立不倒

窗外一片漆黑，雨水不停地打在玻璃上。

“接到上级通报，强台风正在向我站方向移动。目前，台风强度和移动速度还在进一步升级……”

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雷达站里，站长孙文杰传达了一则紧急通报。

新兵王坤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下连不到半个月，他哪见过这种阵仗？防台风工作突然展开，他只能跟在二级军士长夏良平的身边打下手。

风暴持续增强，差点将雷达技师夏良平吹倒。王坤急忙伸手去扶，摸到的却是一种黏稠的液体——手电照过来一看，雨水夹杂着鲜血从夏良平的头上淌下来。

“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咱们抓紧时间，还有一部雷达天线没降下来！”夏良平缓缓起身说。

对雷达兵来说，雷达装备是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。多年前，一场12级大风经过该旅某部。为抢救装备，连长林财发、排长应少华等战友壮烈牺牲。

风暴中，灯光渐渐暗下来，手电闪烁几次后完全熄灭了。“没事，大家听我指挥。”黑夜中，夏良平沉着指挥战友们完成最后几步工作，将天线降了下来。

现代战争中，雷达如同眼睛，给予指挥员和战斗员超越视界的侦察能力。此时此刻，王坤觉得，夏良平就是那双“眼睛”，指引他们完成任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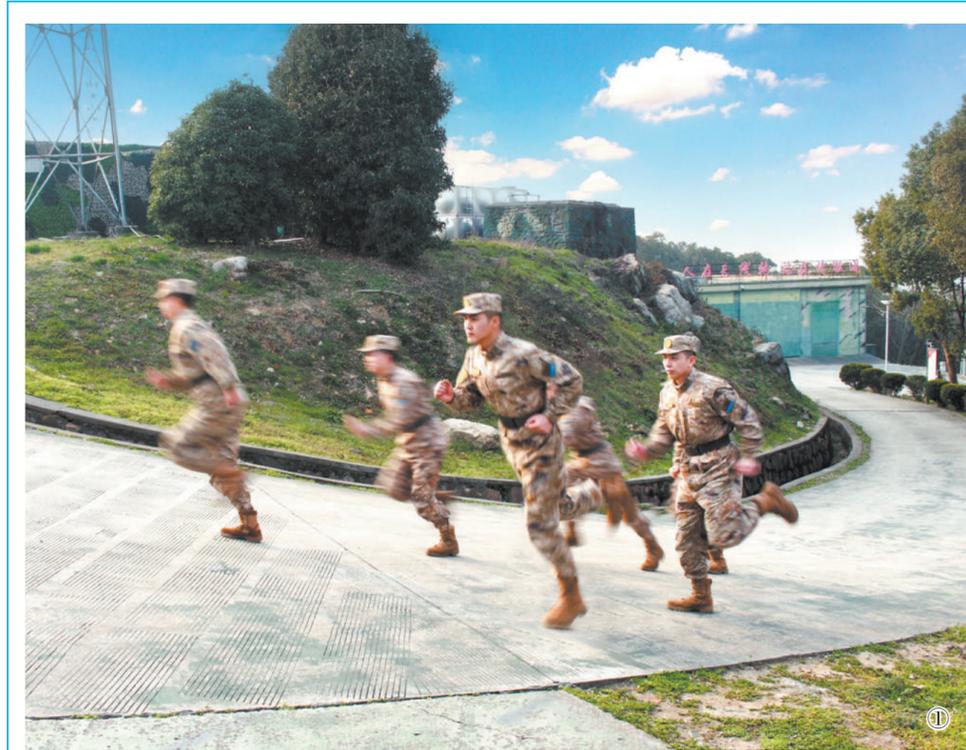
在雷达站干了20多年，夏良平是连队最了解雷达的人：“天线，是雷达外观上最突出的特征。天线的变化可以直接反映出雷达的更新迭代。”

那年，夏良平来到雷达站。当时，雷达天线由一根根铁棒支撑起来，像古老的电视天线一般。装备体积很大，官兵开展一次架设撤收训练要花很长时间。

后来，站里换装了下一代雷达。新装备像一个锅盖，性能强度和功能种类都有所提升。架设撤收时，可以将它分成几大块，训练效率有了明显提高。

最新列装的雷达上山后，夏良平爱惜得很，言语里流露着自豪：“咱这新伙计，本领可不小，可以同时应对更多目标。你看，这迷彩涂装、这结构，那是真漂亮！”

夜晚，呼啸的风声在山巅愈显狂暴。“只有将自己练得像这座山一样，才能在狂风中屹立不倒！”夏良平说。



我们的青春

的大急弯。路边长满了小草，小草中间开着几朵不知名的小花，散发着淡淡花香，一片生机盎然。

林俊泓无暇欣赏这些美景。因为转过弯道，跑道就会变得陡峭起来。再过几个急弯，就会出现一条长坡。

林俊泓停在了长坡上，半蹲着身体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嘴里喘着粗气：“班长，这个路，跑起来能把人累死！”

“跟上！”任新奇脸上还是那么严肃，脚下却悄悄放慢了速度。他知道，新兵第一次很难一口气冲到坡顶。他开始推着林俊泓跑，前进的速度不快，像在平地走路一般。

林俊泓不理解，为什么放着平坦的操场不跑，非要跑这条崎岖的山路。“因为这是通往战位的道路，越快跑完，越能在实战中抢占先机。”任新奇说。

几个月下来，汗水浇灌让林俊泓成长不少。再跑上这条蜿蜒的山路，他也没有腿软过。然而，新兵单独上岗前的最后一次考核，让林俊泓陷入新的困境。

那天，跑道像是有意跟这名新兵作对，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将林俊泓绊倒了。他躺在地上，握着崴伤脚，想到几个月的努力付之东流，泪水不自觉地流出来。

班长扶起林俊泓安慰道：“养好伤再练，机会还有。”

转眼到了补考的时间，再次站在跑道前，林俊泓的心态平和了许多：“努力过了，总会有结果的。”此刻，路边的花草已没有当初那么鲜艳，但他的内心多了一抹坚定的色彩。最终，他以优异成绩为新训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从新兵班来到操纵班，林俊泓发现，战友们每天下午都会来这条路上跑一跑。“日常考核和训练基本都在这条跑道上完成，这条山路是雷达站弥足珍贵的训练资源。”站长孙文杰说。

这条通向战位的路，也是连队官兵成长的赛道。他们在这里挥洒汗水，获得推力。这条路，见证着雷达站每名官兵奋力奔跑的样子。

这条通向战位的路，是连队官兵成长的赛道

“加油！加油！”跑道尽头，伴随着战友们们的呐喊声，二级上士任新奇一瘸一拐冲过了终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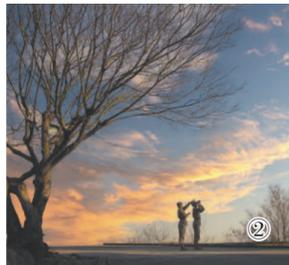
一周前的训练中，任新奇扭伤了脚，但他坚持要参加这次全旅岗位练兵比武竞赛。“就是爬，我也要爬到终点！”

看着班长一瘸一拐的背影，上等兵林俊泓的眼眶湿润了，过往的记忆涌上心头。

那是新兵下连后的第一次长跑，地点选在了雷达站那条坡度近45度的山路。从起点出发，迎面就是一个带坡度

图①：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官兵奔向战位。图②：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官兵观察低空目标。图③：东部战区空军某雷达旅官兵维护装备。

朱宇航摄



愿意努力的人在一起，结果会更加绚烂

打开塑料食品袋，两张整齐码好的山东风味大饼露出来，色泽金黄，麦香扑鼻。

当兵离开家时，王国俊背囊里装着母亲亲手烙好的一摞大饼。下连来到雷达站后，他把大饼分给了几名同乡战友，自己只剩下这两张，一直没舍得吃。

下连后，王国俊和下士罗诚良分到一个组，共同参加体能考核。由于王国俊锻炼了后腿，体能尖子罗诚良从以前的第一名变成了倒数第一名。

回宿舍的路上，罗诚良一言不发，心里却在嘀咕：怎么就跟这么个新兵分到了一个组？

“哥，对不起。我影响你成绩了……我保证一定努力训练，把第一争回来。”王国俊说着递过一个塑料袋。

看着眼前金黄的大饼，又望了望王国俊真诚的眼神，罗诚良觉得自己似乎有些小眼。他拿起一张大饼，一口咬下，心中的疙瘩也瞬间化为乌有。

两人约定，以后一起训练，共同努力，用汗水去浇筑一个个目标。自此，训练场上多了两个刻苦加练的身影。渐渐地，他们的综合成绩从全班倒数走到前列。

“愿意努力的人在一起，结果会更加绚烂。”每次分组考核时，排长刘振超都会特意把罗诚良和王国俊分到一起。

两年转瞬即逝，王国俊服役期将满。那天，罗诚良躺在床上，望着天花板出神。朝夕相处，他早把王国俊当成亲密无间战友。

不知不觉间，罗诚良眼眶红了，鼻子酸了。

“哥，你干啥呢？”窗外传来一个熟

悉的声音。罗诚良循声望去，高高瘦瘦的身材、黝黑的皮肤，没错，来人正是王国俊。他站在门口，手里拿个白布包，递到罗诚良跟前。

难道这是王国俊送给自己的临别礼物？罗诚良拆开布包发现，里面是熟悉的大饼！只不过，这次的大饼更薄更多，浓郁的麦香味一下子飘到空气中。

没想到，王国俊改主意了：两年的军营生活不仅让他收获了健壮的身体、丰富的知识，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。于是，王国俊和大多数战友做出了同样的选择——提交留队申请。

听闻此言，罗诚良一把抱住王国俊。

留在雷达站的理由有许多，但此时此刻，都抵不上真挚的战友情意。正如他们手中的家乡大饼，在最好的青春岁月，见证着一群年轻人的汗水与收获。

在平凡的岗位，过不平凡的人生

太阳跃出灰蒙蒙的海面，紫红色的火焰瞬间照亮了暗淡的天空。山顶雷达旁，一棵面朝大海生长的老树，拼命展开枝条，贪婪地吮吸着自然的养分。

据老兵们说，雷达站成立之初，这棵老树便长在这里。

这棵普通的树，成了连队的精神图腾。

新兵张清泉来自湖南湘西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。下连前，听说要分到一个“背靠青山、面朝大海”的雷达站时，他兴奋极了。

下连后，张清泉发现这里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：雷达站大多数时间都被大雾笼罩，在这里，阳光竟成为奢侈品。

张清泉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，甚至打起退堂鼓。前往值班室的路上，他注意到了那棵老树。山顶土质差、阳光少，树的根部嵌在水泥缝里。按理来说，这棵树很难活这么久。

“很神奇吧？我刚来的时候也很疑惑。”一级上士连伟出现在张清泉身后。

张清泉推了推老树纹丝不动。“这棵树看起来不起眼，但长在阵地上显得很耀眼。”张清泉说。

“咱雷达站环境艰苦、生活枯燥，但没有我们的坚守，就没有山下的万家灯火。”于连伟说，“咱们得像这棵老树一样，把根往每一缕阳光，在平凡岗位上，过不平凡的人生。”

“班长，我明白了。”张清泉摩挲着老树，笑容重回脸上。从那以后，雷达站又多了一个激情满满的小伙子。

或多或少，雷达站每名战友都曾经从老树身上获得过力量——

刚当指令班班长时，中士潘陈常出现失误。每当这时，他都会坐在老树下反思。老树在逆境中顽强向上的精神，激励潘陈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。

一级上士徐国善记得，15年前自己刚来雷达站时，老树就孤零零地长在这里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它依旧在孤单中顽强生长。“我们有这么多战友一起努力拼搏，更应该向阳成长！”徐国善说。

一阵海风袭来，老树摇晃着枝条。空气中水汽弥漫，树和人身上都蒙上了一层水珠。张清泉抬头一望老树，老树似乎正向他招手。

年轻的雷达兵会心地笑了。或许，老树正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，陪伴着一代代雷达兵们的青春。

一片兵心

“今年，你回家过年吧！”我考虑再三，还是将排里的休假名额让给了刚当上父亲的小吴。

我清晰记得，儿子刚出生时，我答应了他回家陪他们过春节。然而，这3年来，我每年都是在屏幕里陪他们过年。现在，小吴和当初的我面临一样的境况。我不想让他像我一样留下遗憾。

2013年，我在部队过了第一个春节。除夕夜，连队活动室，战友们围坐一起，一边开茶话会，一边看春晚。当时，指导员说：“我们从五湖四海相聚在这里，雷达站就是我们的家，每个班、排也都是一个家。在这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对“家”这个概念有了新的理解。

此后，班长手把手地教导我，引领我一步步成长为技术过硬的雷达技师。战友们互帮互助，让我感受到了亲人般的真诚关怀。组织的培养和信赖，让我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一名合格班长。10年来，雷达站已经成为

我们名副其实的家，我们的归属感越来越强。

那年夏天，雷达站换了新装备。我带着几个操纵员学理论、找方法，摸索怎样更快完成撤收架设，怎样更快上报优质空情。烈日下，我们的皮肤晒得黝黑。每次大家训练一遍下来大汗淋漓，汗湿的迷彩服析出一层薄薄的盐渍。高强度的训练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瘦了一圈。

很快，检验新装备的时机来了。一次演练，急促的防空警报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我们跑步奔向战位，搜索、发现、上报、跟踪……动作一气呵成。

演练成功后，大家手舞足蹈地拥抱着在一起。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：战友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战友们拧成一股绳，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。

(欧焱鑫整理)

我们是一家人

一级上士 陈志祥